

書遙遙



内 容 简 介

关洛道上，三湘山水之间，流落黑道的
天龙门秘籍《纵横谱》几度神秘出现。

天龙门下逍遥传人俞人杰为重振师门雄
风，易容隐匿在天魔教中，周旋在三狐双姬
之间。

洞庭君山一役，天魔天道两教大争霸，
黑道人物悉数亡命，天龙门雄风重振，领袖
江湖……



责任编辑：郝向群
封面设计：葛 蹇

目 录

- 一 英雄堪羨亦堪怜..... (1)
- 二 龙蛇杂沓古长安..... (52)
- 三 英雄亦有落难时..... (119)
- 四 神功初试除巨猾..... (185)
- 五 云梦魔坛会恩师..... (253)
- 六 含羞赴死报血仇..... (321)
- 七 匠心独运离间计..... (388)
- 八 翻云覆雨捣龙潭..... (428)
- 九 蛟龙终非池中物..... (507)
- 十 艺高胆壮若神龙..... (555)

- 十一 智珠在握煽风火..... (606)
- 十二 空负玄功徒狂记..... (665)
- 十三 楚虽三户必亡秦..... (710)
- 十四 刀风剑影月无光..... (764)
- 十五 一纸有如催命符..... (810)

五 云梦魔坛会恩师

当下整了整脸色抬头问道：“那么，在下打听的事，如今该可以见告了？”

那管事头一点放低声音道：“云梦胡家寨！”

云梦胡家寨？俞人杰虽尚是第一次听到这样一处地名，但他并没有多问什么。等到那管事离去之后，他立即收拾完毕提着行囊，牵出马匹，催骑向西城门方向而去。

就在策马转入官道之际，他心底忽如闪电似的升起一道疑问：

就是说：若干日子之后，假如有人来向这位杜门秀才打听，某年某月某日，有一位恶君平，从这儿上蔡离开后，曾去过一些什么地方？见过一些什么人？谈过一些什么事？这位杜门秀才能不能给予完整的答复？

假如答复是肯定的，这些消息，如何得来？

所以，俞人杰此念一生，立即就猜想到现在，他的后面必然缀有不速之客！

于是，他头也不回一下，继续向前进发。一面于心中暗暗盘算着，将用什么方式来甩脱这名追踪者？

中午，到达遂平，仍然未能想出一个好主意。

午后，继续上路，走了没有多久，天气突又坏了下

来。他本可以一口气赶到沙河店落脚，但转念一想，忽又觉不妥。沙河店不是什么大地方，他仍是目前的老面孔，万一给镇上的人认出来，再将他日前布施之举传入后面这名追踪者耳中，问题只有更严重！想想吧，恶君平公孙节，在武林中，人所周知，乃特字号的歹棍一个，如今居然会大发善心这里能说没有蹊跷？

所以，俞人杰决定在前面找个小村落歇下来。

这样，又向前走了一程，终于被他在官道右侧不远处，发现了一座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村落。于是，他勒住坐骑，抬头望望天色，装出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然后，马头一拨，毅然向那座小村落中投奔过去！

他的料断，一点不差！

就在他离开官道，向那座村落投去之同时，身后来路上，立即有如鬼魅般出现一条人影！

此人身穿一套行走在雪地上极难辨认的灰白色对襟短打，背后斜背着一个与衣着同色的小布包，步履矫健，目光如电，一张不带表情的面孔，看来却不怎样陌生——原来此君正是四方堡中的那名中年管事！

当下只见这位大管事眼光四下一扫，迅速掩去道旁一株大树背后，不慌不忙地解下那个小布包，从里面取出一件特制的风衣，连头带脸一裹，就地坐了下来。他似乎已经习惯于这种露宿生涯，准备凭这么一副行头，来打发底下的漫漫长夜！

不消多大功夫，累积的雪花便将人、树连结成一个臃肿的整体，天色愈来愈暗，风雪也越来越大，黑夜终于悠然

降临。

在风雪中，大地沉沉睡了，小村落也沉睡了。

只有官道大树后面，那双寒星似的奕奕眼神，仍如两盏长明灯一般，监视着前面那座村落，一眨也不眨。

三更过去不久，蓦地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突然打破沉寂，自小村落那边，向西方的官道中逸去！那名管事猛打地上跳起，失声道：“不好，这厮名不虚传，果然机警得紧，想开溜了！”

他顾不得再去收拾那件名贵的风衣，真气一提，如飞扑出，循着那阵渐远的马蹄声，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下去！

这位四方堡的大管事，身手果然不同凡响。只是，有一件事，却为这位大管事始料不及，就是他凭一身上乘轻功，虽然未将点子追丢，但最后发觉，他穷奔了大半夜，追的竟然不是正主儿！

那名被他拦下来盘问的青年农民，喘着气说道：“您，您……您是问……骑着这匹马的那位大爷吗？他……他，他姓什么，叫什么，我可不知道，我，我只知道……这位大爷……脾气真是怪得很。”

“哪一点可怪？”

“睡到三更半夜，他突然跑过来，悄悄将我摇醒，问我会不会骑马，我说这不算稀奇事，他又问我骑得快不快，我反过来问他，骑得多快才叫快，他说，我要能在天亮之前，一口气赶到沙河店，他便——”

“他便怎样？”

“他便将这匹马送给我，一个子儿不要！”

这位大管事听了，恨恨一跺脚，转身便朝来路上如飞奔去！

这边，那名青年农夫微微一笑，轻巧地跳上马背，继续向沁阳加鞭进发。他已决定，到沁阳后，再改面目，同时另外换掉一匹坐骑！

五天后，俞人杰绕过桐柏山区，来到离云梦不远的安陆地面。

他在城中歇下来，准备先行打听一下，那座胡家寨究竟是处什么地方？

他将伙计喊来问道：“老乡，这里到云梦，还远吗？”

那伙计答道：“六十里不到。”

俞人杰紧接着道：“到胡家寨呢？”

那伙计脸色一变道：“客官……您……您……想去胡家寨？”

俞人杰微怔道：“去不得吗？”

那伙计支吾地道：“如客官一定要去，当，当然可以去。”

俞人杰听出伙计话中有话，其所以这样吞吞吐吐的不敢明说，无疑是有所原因。

于是，故意皱了一下眉头道：“去是想去，不过也不一定非去不可。本号听说，那边烟茶两样，今年价格相当好，所以特地办了一点儿货来，生意人将本就利，赚多赚少是另外一回事，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稳字。如此说来，那边既然去不得，只要盘口方面，上下相差有限，就

在本地脱手，亦无不可！”

那伙计道：“当家的货在哪里？”

俞人杰道：“快到了。”

那伙计道：“有多少？”

俞人杰道：“有限得很，两样加起来，大约三十担左右。”

那伙计吃了一惊道：“我的老太爷，当家的真是好大口气，三十多担细货，居然说有限？我劝您老，还是看开一点，就在本地找人给盘下来得了！”

俞人杰趁机接着道：“是不是那边最近不太安宁？”

那伙计转过身去，朝房外望了一眼，然后压低声音道：“有个什么天魔教，不知您老有没有听说过？”

俞人杰不觉一愣道：“是的——怎么样？”

那伙计以手掩口，道：“在胡家寨，便住着这样一批人。您老想想吧，那种地方，一个生意人，如何能够去得了？”

俞人杰连连点头道：“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多亏老乡提醒，既是有此一说，等两天货到了，的确需要考虑一下。”说着，摸出一块碎金道：“麻烦老乡找一个铺子兑一下，顺便办点酒菜。噢，对了，我还忘记问，那个胡家寨，它离云梦有多远？”

“在云梦东南，靠近祁家湾，离云梦约摸十多里光景。”

那伙计走开后，俞人杰不禁陷入一片迷惑之中。伙计的话，不会有假，而杜门秀才方面，亦无出卖不实消息之

可能；如果杜门秀才没有欺骗他，伙计说的，又是实情，两者之间，岂非矛盾得近乎荒唐？

第二天，他为了对胡家寨这处地方，取得进一步的了解，又去城里一家有名的酒楼走了一趟。

结果证实：客栈伙计的话，完全可靠。胡家寨如今果然不是一处善良所在；店小二听他问起胡家寨，无不变颜色，支吾以对！

俞人杰暗自思忖：那朵小金花，如今也许会派上用场了！

第三天，他借口接货，结帐离栈，去到僻静处，将自己恢复到恶君平原有之面目，然后向云梦方向赶来。

到达云梦，他不再向人打听，径向东南方奔去，走了约莫十来里，看见一片浓密的树林，里面隐约地有着一座古庙。他想，出家人不打诳语，去问问和尚，也许容易得到实话，没有想到，出来应门的，竟是一名粗眉大眼的劲装大汉！俞人杰心中有数：假使天魔教在胡家寨设有分坛，大概便是这里了！

因此，他不待那汉子开口，手掌向前一伸，托出那朵小金花，注视着那汉子冷冷问道：“分坛主在不在？”

那汉子脸色陡地一变，赶紧说道：“在，在，上差请进！”

进入古庙中，那汉子请他先在一间云房里歇下，然后匆匆退出去，隔了没有多久，一名五旬上下的老人跟那汉子一起走了进来。

那老汉走进房中，抱拳一拱道：“老汉虎胆裘欣平，

不知上差驾至，未能远迎，尚祈恕罪。”

俞人杰还了一礼道：“分坛主好说。”

虎胆裘欣平转过身去，向那大汉道：“吩咐摆酒，为上差洗尘！”接着又道：“上差怎么称呼？”

俞人杰欠身答道：“不才复姓公孙，单号一个节字，以后尚望坛主多多指教！”

虎胆裘欣平微微一愣，旋即再度抱拳道：“原来是公孙大侠，久仰之至，今日一见，真是幸会——公孙大侠跟随我们威护教大概还没有多久吧？”

俞人杰至此方才知道，原来那位花花公子，在天魔教中之身分，也是一名护教！换句话说，他刚才出示的那朵小金花，与前次那道混元太极令，具有完全相等之权威！

这样一来，他就放心了，当下信口敷衍道：“是的，才不过半年光景。”

虎胆裘欣平忽然放低声音道：“公孙大侠这次莅临敝分坛，威护教可有什么特别交代？”

俞人杰在由安陆动身之初，即已打定主意。这一次，无论能否打听到恩师及三义之下落，这座胡家寨分坛，必须消灭！因为武林中只有一个恶君平，现在已经是襄阳分坛的副分坛主，根本不应该再从上蔡回程中，擅自捏造借口来到另外一座分坛。魔教内部，信息灵通，他如不能将这座分坛解决，就只有一条路好走，放弃已耗用之心血，从襄阳分坛抽身撤退！

为求知己知彼起见，他现在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弄

清这座分坛的实力！于是，他轻轻发出一声干咳，借以暗示着他这次到来的重要性，然后抬起头来，缓缓地反问道：

“这座分坛，现有多少人手？”

虎胆裘欣平果然为之一怔道：“上差的意思——”

俞人杰淡淡拦着道：“这应该说是戚护教的意思！”

虎胆裘欣平忙说道：“是的，本分坛因为成立不久，辖境亦较其他分坛为狭，故人手尚不足额，现有者为：白旗护坛，黑旗护坛，各一名。男教徒六名，女教徒两名。除去老汉，尚缺副分坛主，及黄旗护坛各一名。前些日子，端木老护法曾经路过此地，据说在最近一两个月内就要委派下来了！”

俞人杰又咳了一声道：“上述诸人，刻下是否全在坛中？”

虎胆裘欣平脸色微微一变，不知道是为了不明这位上差之意向，抑或其中另有不可告人的原因，这时竟好象有点慌乱起来，以不甚自然的语调答道：“这个，卑座须得查点一下。”

俞人杰手一摆道：“查明报来！”

虎胆裘欣平离座道：“是的，卑座去去就来，上差暂请宽坐！”

俞人杰目送那位虎胆裘欣平以匆促的脚步走出云房，心中暗暗纳罕：分坛中人，在与不在，全然无关紧要，老贼干什么如此发慌？

老贼外号虎胆，又是一坛之主，如果不是重大事故，应不至于情虚若此，难道老贼做了什么亏心事不成？

俞人杰正在猜疑间，那位虎胆裘欣平业已去而复返，脸上布满喜悦的笑容，好象心事已经了却一般，进得门来，拱手说道：“卑座已经查清，除去两名护坛，余者全在；黄、赵两位，去了祁家湾，明天午后，可以返坛。上差要不要喊他们一起过来点点数？”

俞人杰甚为后悔，他放老贼出去，实属一大失招！

因为这座分坛中，除了老贼本人，最重要的人物，就数那两名护坛；如老贼是因为对他这位上差之身分发生怀疑，就不应该发觉两名护坛不在，反而还有此宽心大放的表示。由此可知，老贼此番出去，必然另外做了一些什么手脚！不过，他想，管它去，现在这座分坛中，只剩下老贼一人，他只要能把握住时间，来一个快刀斩乱麻，相信老贼纵有诡计，也发生不了什么作用。

因此，他摇摇头，表示毋庸多此一举，然后示意老贼坐下，待老贼坐定之后，他转过脸去，突然发问道：“本坛辖境内，这一向可还太平？”

虎胆裘欣平微微欠身，笑着答道：“托教主洪福，还好。”

俞人杰注目接着道：“辖境之内，除了本分坛，有无武林人物？”

虎胆裘欣平摇头道：“没有。”

俞人杰侧目冷冷道：“真的没有？”

虎胆裘欣平一怔道：“上差这次前来……莫非……有所风闻不成？”

俞人杰目不转瞬地道：“逍遥书生和天山三义，依裘

分坛主看来，算不算武林人物？”

虎胆裘欣平猛然一呆道：“什么？上差这意思可是说……逍遥书生和天山三义……已经来到胡家寨这一带？”

俞人杰身躯一闪，当门封住去路，寒脸冷冷道：“不错，本差这次前来，正是为了要治你一个怠忽职守之罪！”

虎胆裘欣平眼光一转，忽然仰天哈哈大笑！

俞人杰叱喝道：“何事可笑？”

虎胆裘欣平道：“笑你这位恶君平，死到临头尚且不觉！”

俞人杰沉声道：“你敢公然叛教？”

虎胆裘欣平道：“这叫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姓裘的本想对天魔教效忠到底，可惜有人不容！”

俞人杰注目道：“那人是谁？”

虎胆裘欣平用手朝他背后门口一指道：“就在阁下身后！”

俞人杰为防有诈，打横里挪开五尺许，方始扭头向外望去。

虎胆裘欣平没有骗他。这时门外，果然站着一名老人，白发萧萧，神情严峻，正是恩师逍遥书生！

俞人杰大喜过望道：“师父果然在这里？”

老人听了，微微一呆道：“你是人杰？”

俞人杰倒身下拜道：“人杰未能遵命守满半载之期，愿意先行领受责罚。”

虎胆裘欣平惑然道：“这是怎么回事？”

老人叹道：“就是老夫跟你提过的那孩子，这么大的入，一点不听话，真叫老夫头疼之至。”

虎胆裘欣平一哦：“原来是俞老弟？快快起来，裘某人这里只招待嘉宾贵客，不是训徒的地方！”

老人接着问道：“你出来多久？”

俞人杰低头道：“我将莲妹送到巴东，就出来了。”

老人听了一下又道：“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俞人杰遂将由江陵追踪恶君平，到这次奉命去找杜门秀才的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虎胆裘欣平大吃一惊道：“这个姓温的，真有如此神通？”

老人皱皱眉头道：“要破天魔教，实在应该先将此人除去，赵老儿他们，也有这意思，现在为难的只是这厮眼线太广，万一事机不密，给走漏了风声，也许会招致相当严重的后果。”

虎胆裘欣平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老人叹了口气道：“这厮跟袖手神医、巫溪老怪等人一样，目前都保持着超然立场，要一旦给逼急了，转而投入天魔教，那时候岂非如虎添翼？”

虎胆裘欣平点点头，没有开口。俞人杰知道恩师口中的赵老儿，是指天山三义老大而言的，于是向恩师问道：

“天山三位前辈如今在不在？”

虎胆裘欣平代答道：“有事到孝感去了。”

俞人杰又向恩师问道：“师父知道不知道商南大千山庄那位什么蔡姓庄主是何等样人？”

老人注目反问道：“此人怎样？”

俞人杰说道：“人杰在悦来栈候讯期中，这位蔡庄主也派来两个人，带着几百两黄金，在打听赵前辈他们的消息。”

老人忙问道：“最后打听到了没有？”

俞人杰摇头道：“没有成功。”

老人诧异道：“怎么？”

俞人杰于是又将杜门秀才要把等级提高，以及其中一名辛姓汉子谋财的经过，补行道出。

老人点点头：“这倒是你带给三个老儿的一件好礼物！”

俞人杰本想追问三义与这姓蔡的之间究竟有何恩德，但他见师父只说得这么一句，即未继续说下去，知道问亦徒然，所以话到口边终又咽了回去。

虎胆裘欣平转过脸来，问道：“老弟肚子饿不饿？”

俞人杰笑了笑，说道：“肚子还不算太饿，假使前辈不见怪，晚辈倒想先问一件事。”

虎胆裘欣平眨着眼皮道：“老弟有何见教？”

俞人杰朝恩师望了一眼，见老人并无责怪之意，这才又笑了一下道：“就是晚辈始终不明白，刚才晚辈以恶君平之身分，向您查问分坛人数时，不知道前辈何以显得那样……”

虎胆裘欣平哈哈大笑道：“这有什么难明白的？老汉做贼心虚，当时以为你这位上差已查悉分坛中有了窝藏，而老汉又不悉令师当时是否已经自祁家湾回来；裘某人这

一身玩艺儿，要跟恶君平比起来，哪得不心慌？”快人快语，不饰不掩，纯然一副英雄本色！

在虎胆裘欣平打着哈哈时，逍遥书生双眉微蹙，似乎正在苦苦思索着一件什么事，这时不住摇着头，自语般轻轻说着：“奇怪，温思广这家伙，真叫人想不透……”

俞人杰见外面天空一片漆黑，大殿上已经点上灯火，心头微微一动，于是大声说道：“今夜将有一位稀客到来，请裘坛主最好能多准备一点酒菜！”

逍遥书生与虎胆裘欣平同时一怔，齐齐脱口道：“有谁要来？”

俞人杰一面以目示意，一面回答道：“这位客人的脾气古怪得很，他吩咐晚辈，在他来到之前，绝不许先行说出他的名姓！”

当夜，三更时分，古庙殿脊上，果然悄没声息地出现一条人影！来人现身之后，目光四下一扫，好象对这座古庙非常熟悉似的，双肩一晃，跳落院心，然后径向西厢一间有灯光透出的斋房快步走了过去。

早已等在斋房中的逍遥老人和那位分坛主裘欣平，容得来人跨进屋内，双双离座迎了上去，迫不及待地低声问道：“有无什么发现？”

来人点头微微一笑，低低回答道：“不出晚辈所料，正是日间打扫院子的那一位！”

刻下这名不速之客是谁，自属不问可知。原来日间当逍遥老人正为杜门秀才消息何以如此灵通而深感困惑之际，俞人杰偶尔望去院中，他看见一名教徒，正拿着一把